

烟花

FIREWORKS.
Should we see it from the side or the bottom?

升空的烟花，
从下面看
还是侧面看？

「巨」岩井俊二 原作
「巨」大根仁 著
锦小豆 译



烟花

FIREWORKS,
Should We See It from the Side or the Bottom?



锦小豆/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花 / (日) 岩井俊二, (日) 大根仁著; 锦小豆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00-2526-4

I. ①烟… II. ①岩… ②大… ③锦… III. ①长篇小
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6346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494

原名: 《打ち上げ花火、下から見るか? 横から見るか?》, 原作: 岩井俊二 作者: 大根仁
Fireworks, Should We See It from the Side or the Bottom?

©Shunji Iwai, Hitoshi One 2017

©2017 TOHO CO., LTD. / Aniplex Inc. / SHAFT inc. / KADOKAWA CORPORATION / TOY'S
FACTORY INC. / East Japan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s, Inc. / Lawson HMV Entertainment, Inc. /
LINE Corporatio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7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
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书 名	烟花
原 作	[日] 岩井俊二
作 者	[日] 大根仁
译 者	锦小豆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编辑	黎志鹏
美术编辑	黄思源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26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526-4
定 价	32.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47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r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 (广州) 律师事务所

· 目 录 ·

没有如果的世界 ·····	003
如果的世界 · 其一 ·····	065
如果的世界 · 其二 ·····	125
如果的世界 · 其三 ·····	167
与其说是后记，不如说是，后来的故事 ·····	199

年幼时，我曾在水中睁开眼睛。

即使没有潜水镜或护目镜，水中的世界仍然一清二楚地展现在我面前。

大小不一的气泡在我眼前一沉一浮，随后悄然破裂。

那仿佛是——无声的烟花。

继续憋气的话，说不定就能前往另一个世界。

可惜，那时候的我无法继续忍耐，便在泳池里抬起头——映在眼中的，是蔚蓝的天空与洁白的云朵。

学校的钟声，吵闹的蝉鸣，它们把我从无声的世界唤回到了现实世界。

唯一的世界。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但在那个夏天——

我确实体验过另一个……不，不止一个——

我和那家伙一起体验了好几个“如果的世界”。

风力发电机的螺旋桨，灯塔投射出的光线，沿着海岸线的轨道，到处都有涂漆脱落的泳池池壁……

打开便嘎吱作响的生锈铁门，不知道多少岁的山毛榉，吵吵嚷

烟花

Fireworks,
Should we see it from the side or the bottom?

嚷的教室……

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景色，处处都有她的身影。

穿着校服看海的背影，在教室回头的模样，泳池中优美的自由泳姿势，夕阳下的浴衣，凝视着我的眼睛……

最忘不了的，还有那家伙的哭喊声。

“典道同学！”

那个时候，在我体验的那几个“如果的世界”中，我确实看到了扭曲的景色，听到了异常的声音。

那家伙的名字是——芥。

要是……我在那时……要是……我在那时……要是那个时候，芥她……要是我……要是能回到那个时候……

没有如果的世界

老房子的厕所，为什么一大早就如此闷热呢？

我家的厕所建在楼梯下方，一进去就有一种被墙壁挤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尽管旁边开着小窗，却丝毫没有通风的效果。

因此，一到夏天，坐在马桶上的我和蒸笼里的肉包子没有什么区别。

我的正前方贴着一幅由观光协会制作的月历，上面的照片展现出茂下海岸的热闹景象。不过，打从我出生到现在，从未见过照片中那样熙熙攘攘的人群。

照此说来，这张照片应该不是昭和年代拍的，而是二十世纪拍的吧。我打着哈欠，摸着照片里小小的鲜红色高叉泳衣，正当我神游于过往美女们的照片时，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典道！快点出来！不要因为暑假的上学日（注：日本部分学校在假期会要求学生返校，目的是检查学生的暑假作业完成情况）就这么懒洋洋的！”

母亲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传到我耳边，托她的福，本来就闷热难耐的厕所的温度仿佛又升高了三度。

不可理喻啊，母亲这种生物为什么会一大清早就这么吵吵嚷嚷

的？我不耐烦地回敬道：“吵死了！我还要待一会儿啊。”

可没等我说完，母亲就走开了，远远地还传来她的念叨：“早餐吃昨晚剩下的咖喱哦！”

我只能抱着肚子小声嘟囔道：“饶了我吧……”

起居室的电视播放着全国各地烟花大会的报道，我边看电视报道边小心翼翼地分开生鸡蛋的蛋黄与蛋白，接着把蛋黄倒在咖喱上。

“真是的，你也吃一下蛋白啊！蛋白的营养也很丰富的哦！”

母亲一边用吸尘器轰隆轰隆地做清洁，一边用捆起来的传单敲打我的脑袋。

“别在我吃饭的时候用吸尘器好吗……”

要是我敢大声说出这番心里话，势必会激起母亲雷风暴雨般的反击，于是只好小声嘀咕着。靠着这小小的抵抗，我无视母亲的念叨，用力搅拌蛋黄，好让它和咖喱完美地融为一体。唉，如果鸡蛋只有蛋黄，肯定会供不应求的。

我用满身伤痕的小勺子舀起咖喱，大口吃起来，这小勺子自小学低年级起就一直陪伴着我。

啊——真好吃！隔夜的咖喱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呢？一定是因为咖喱在锅中放了一晚，然后在与鸡蛋蛋黄混合的时候，引发了什么美妙的化学反应吧。

“今天，全国各地将会举办烟花大会！接下来是大家最关心的

烟花

Fireworks,
Should We See It From the Side or the Bottom?

天气……”

电视节目从烟花大会的报道切换成大姐播报天气预报。画面中的日本地图上，仿佛开玩笑一般，只有笑嘻嘻的太阳公公。我猛然想起厕所月历上的日子——8月1日标注着“烟花大会”的文字。虽说我都初一了，不会因为烟花大会就兴高采烈，但还是觉得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等等，都已经在播天气预报了，那我是不是要迟到了？

匆忙中，我狼吞虎咽地吃掉剩下的咖喱，把脏盘子留在餐桌上，然后飞奔到店门口，系起旅游鞋的鞋带。当我用舌尖挑着牙缝的鸡肉，嘟囔着“真是烦死人了……为什么会有暑期上学日这种鬼东西”的时候——

“你还算好的啦。”

却突然听到父亲如此说道。

正在店里护理钓鱼竿的他穿着运动短袖，下身则是短裤和凉鞋，根本不是一副要开门迎客的行头。

我家的岛田钓具店是代代相传的……开玩笑，其实只是爷爷退休不当渔民后，心血来潮开的店铺，开店不足二十年，还附带卖些日常用品，例如干货和宠物的饲料，可以说是一家毫无原则的钓具店。虽然父亲子承父业，继承了爷爷的店，但我并不打算沿袭他们的脚步。

“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

起居室的深处突然响起母亲震耳欲聋的声音，把父亲正要回复我的话完全盖住。

“典道！吃完饭要好好收拾盘子！妈妈下午就不在家了，晚饭你就随便吃点冰箱里的东西！”

我在心里回吼道：“你用不着这么大声，我已经听得够清楚了！”嘴上却乖巧温顺地回复道：“知道了！”

看着仍在护理钓鱼竿的父亲，我又问道：“怎么了？你要去哪里吗？”

“听说是收集了点破烂玩意儿，所以要在茂下神社开一个跳蚤市场呢。”

“在庙会这天吗？有谁会去啊？”

“而且有必要闭门休业也要去吗……”

话还没说完，父亲突然沉默，还麻利地收拾起了钓鱼竿。我感到莫名其妙地抬起头，不知何时母亲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

那张脸看上去毫无表情，但这个才是最可怕的表情。

“你们在说什么呢？”

“我出门了哦！”

我预感会有一场腥风血雨，立刻夺门而出，逃之夭夭。

“破烂玩意儿是什么意思？！要是你不想去，不去就行了呗！”

想必父亲此时肯定在一边哆嗦，一边摇头吧。

我骑上店里破旧的自行车，在通往海边的坡道上飞驰而下。

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但这种全身沐浴在迎面而来的海风中的感觉，真的太舒畅了。这一刻让我不禁感叹自己出生在这个小镇真是太好了。

茂下镇靠近太平洋，拥有古老的渔港和小小的港口，而且人口急速上升……才怪，这只是一个拥有两千八百人的小镇而已。镇里的人大多都在紧贴港口，面向山峦的斜面处居住。

“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不起眼的尾道（注：尾道市，广岛县东南部的城市，市区商业发达，市内多古寺，观光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呢。虽然萧条，但感觉还不错。”

不久前，一个从东京来这里钓鱼的年轻人曾说过这样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尾道在哪儿，但他肯定在说十分过分的话。只不过，萧条这点我倒是不否认。

六年前的地震灾害，给这个曾经以渔业闻名的小镇造成巨大打击。不仅如此，这个小镇本可以在夏天靠着县内为数不多的观光海滩兴旺起来，如今却丧失了活力，变得死气沉沉。确实，和东北地区相比，我们这儿的受灾程度不算什么。万幸的是，这里没有人员死亡，可小镇的渔港几乎被破坏殆尽，至今仍没有恢复到以前的一半。时至今日，也只有本地居民肯光顾观光海滩了。

“不过，这里真的有一种怀旧的气氛呢。”

来钓鱼的人如此说道。

什么嘛，怀旧气氛是几个意思？虽然他的话里确实没有看不起这里的感觉得，但也绝对没有想来这里住或是想经常来这里的意思。

老实说，如果问我喜不喜欢这个小镇，我也不清楚自己要如何回答。一提到东京，我肯定是感叹“真帅啊”，但想不想住在东京又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要是让我选择是否要在这个小镇住一辈子，我肯定也会抱头苦思一番。

“典道！”

循着声音来的方向，只见安云祐介踩着最新款式的登山车，从坡道半途的巷子里飞驰而出。祐介是我从小一起的伙伴，他的父亲是医生。除去父母，他大概是我人生中陪伴在我身边时间最长的人。

“早呀。”

“早呀。”

我举起一只手打招呼。

随后，从别的巷子里，滑着滑板的纯一和踩着滑板车的稔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四人一同滑下坡道，开始像往常一样闲聊。

“今天要赌什么？”

纯一在我们的小团体中个子最高，嗓音也渐渐变声，但他并没有与之相应的沉稳性格。不如说，我们当中要是谁开了什么无聊的玩笑，那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个家伙了。这小子既是我们之中最会活跃气氛的人，也是一个十足的闯祸精。说实话，到现在还要赌来赌去的实在是太幼稚了，但“立马响应赌约”，是我们自小学起就

遵守的约定。

“输了的人要去捉弄三浦老师哦！”

稔自小学四年级起就没再长高，不过是个毛都没长齐的黄毛小子，但说到我们四人中谁最早熟，他估计是当仁不让。不过，稔也有像纯——一样孩子气的一面，两个人一直嘻嘻哈哈地闹来闹去。

“喂，你们不觉得三浦老师变得更加丰满了吗？”

“知道吗，身材是越按摩越丰满的，只有按摩了之后，身材才会越来越丰满。”

“到底是谁在帮她按摩啊！”

“我也想帮她按摩啊！”

诸如此类毫无营养的对话，消散在了飘扬的海风中。我们从坡道下来，沿着海边的道路继续前行。从这里回头看去，能看到一排耸立在群山山脊间的白色风车，螺旋桨犹如时钟一般慢慢地回旋。那是一年前以实验性质安装的风力发电机，据说是因为茂下镇的海风十分稳定，正是布局风力发电机的理想位置。

从小看到大的景色，突然被一个个巨大的风车挤满了，当时还挺让人不痛快的，但现在我已经对这样的风景习以为常了。

“有近道！”

祐介踩着登山车从海边的道路直接穿过石头台阶，在海滨人行道上飞驰起来。

“太狡猾了！”

“臭小子，敢耍我们。”

我们三个人知道自己的交通工具比不上祐介，只能用手提着，越过台阶走到海滨人行道，然后紧紧追在祐介身后。

就在我踩下踏板，压下全身重量，准备给自行车加速的时候，忽地吹来了一阵猛烈的海风。顺着海风，我望向大海那边，站立在水边的一个模糊人影浮现在我眼前。

这么早就有观光客？我注视了一会儿，人影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白色的校服，不过膝盖的短裙，以及三股辫。

那是我的同班同学及川荠。

尽管隔得有些远，而且只是背影，但那毫无疑问就是荠。

荠踩着轻飘飘的步伐，在四角防波堤上踱步，宛如在海面上行走一般。逆光下的海面波光粼粼，她宛如电影或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在海边漫步。

在她周围，时间仿佛变慢了一样，我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

回头看我一眼吧……

我在心里偷偷祈求着。

“典道！要迟到了啊！”

却只换来了纯一的大声喊叫。

我直起身子，站起来骑自行车，同时最后一次回头看向海边。荠好像在海边的砂岩上捡起了什么东西。她用右手朝着太阳高高举起那个东西。实在是太远了，我没能看清那是什么。

烟花

Fireworks
Should be Set 11 from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但那个东西，不同于海面的波光粼粼，在芥的手里一闪一闪的，熠熠生辉……是我的错觉吗……

“击手，放马过来！”

“球！球！来呀——嘿咻嘿咻！”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棒球队除了除夕和元旦（注：日本的除夕是12月31日，元旦是1月1日），一整年都不休息。明明是暑期的上学日，还在操场上拼命挥洒汗水，喊着莫名其妙的口号。

在一边看着的呆子们——也就是我们啦，已经把交通工具停在了便利店的停车场。在预备铃的响声中，我们磨磨蹭蹭地走向教室。

这时，纯一像个笨蛋一样问道：

“击手，是什么呀？”

“击球手吧？那干吗不说击球手啊。”

稔傻笑着回答道。

“球是？”

“不就是棒球吗？”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又是指的什么？”

“鬼才知道。”

在属于足球一代的我们眼中，棒球不过是散发着大叔臭味的昭和运动。不过是因为茂下镇的商业高中曾在甲子园上获得过冠军，

这里的人们至今更加喜爱棒球，而不是足球。

棒球队员全力以赴地追着滚到脚下的棒球，弄得满身都是泥。

看着这番景象，我们不由得感慨起来——

“现在还剃个平头，简直难以置信。”

“玩棒球的那群家伙，肯定没什么女生喜欢。”

“完全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虽然我们嘴上这么说，但不管是我还是祐介，或是纯一还有稔，都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被父母逼着进过棒球队。不过我们四人一点干劲都没有，一直把软式棒球当足球一样踢，也因此被教练以自愿退出的名义踢出了队伍。本来，我们从小就是好伙伴，在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大家的友情变得比以前更深厚。

虽说我们的小团体里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头人，但一般来说，纯一总是那个提出要玩游戏或引出话题的人，而稔通常也会附和纯一。只可惜这类话题或游戏，还像小学生想的一样，幼稚程度让我和祐介近来稍微感到不耐烦。

“你们几个！动作快一点！”

一道明亮的喊声打断了我们的闲聊，是三浦老师。她踩着女式自行车从校门口向我们骑来。白色的衬衫完全遮不住丰满的身形，动起来格外性感。

“哇哦，今天也是晃晃荡荡的呢——”

“震度应该达到六了。”